〇八〇七

辻村 深月

Tsujimura
Mizuki

（日）
辻村深月
著

郑晓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〇八〇七

（日）辻村深月 著
郑晓蕾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ZERO、HACHI、ZERO、NANA。
© Mizuki Tsujimur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〇八〇七／（日）辻村深月著；郑晓蕾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133-1695-8
Ⅰ．①八… Ⅱ．①辻… ②郑… Ⅲ．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3922 号

午夜文库
谢刚 主持

〇八〇七

（日）辻村深月 著；郑晓蕾 译

责任编辑：邹 璿
特约编辑：王跃嵩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绘图：李思思
装帧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140千字
版　　次：2015年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695-8
定　　价：3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若是关上这扇门，就再也回不来了。能有这样的精神准备，说明我还很冷静。

出“大事”时，我一心想着，马上就会有人过来，或是废品回收日聚在一起嘲笑我的邻居们，或是巡逻车刺耳的警笛声——一定会引起骚动。他们会围住我，看见倒在眼前的妈妈，会在大吃一惊之余拘捕我。

玄关门开着，一抬头就能看到正前方的富士山。

这景色，我从小一直看到大。

我跨出屋门一步，吸入的冰冷空气就像要把喉咙和肺割开一般。原本就很疼的右腿变得更疼了，一跳一跳疼得发麻，本以为已经干了的头发其实还是潮湿的。

我不知道。

已经不能复原了，再等多久都无济于事，一想到这些，我真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来人吧，来人。来抓住我，告诉我该怎么办。

那双手，让我感到可靠而温暖。我想攥住那双手，就算被打骂也好，真希望自己能像流水线上的物品那样任人处置。我觉得自己突然被赤裸着扔出了人类的世界。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坚守道德的善良的人，会被人伤害，但绝不会去害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我竟然是加害者。

我想和妈妈说话，真的很想。妈妈她一定会听我倾诉，也许她还会生气，但就算是要去警察局，她都会陪我。长久以来，我遇到

难事时她都会陪我。

我知道这很矛盾，却还是无法相信。我感觉内心麻木，大脑一片空白，但身体却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我的手已经开始动起来了，翻出钱、妈妈的存折和卡，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全都放进包里。为什么要这么做？接下来该做什么？我找不到借口和言语向内心说明。

爸爸今晚回家。

我的胸口和后背阵阵发冷，身体不住哆嗦。爸爸肯定会看到这个房间，他会生气的。我真想放声大哭。我做出了这种事，爸爸肯定不会站在我这边了，他不会再袒护我了。

我抬起头，鹅黄色的朝阳正从富士山底缓缓升起。镇上最高的建筑是我上小学时建造的塔楼，此时它的玻璃窗正反射着光。

那座塔楼刚建好时，我也曾这样看元旦日出，妈妈让我“快许愿”。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会像对流星许愿那样对着太阳许愿，也许这只是妈妈个人的习惯，她对我说：“要为新一年的抱负而起誓。”

一年。

我紧紧攥着塞满东西的包，咬着嘴唇。

哪怕只有一年。不，比这短也行。请一定让我……

妈妈三番五次问我许什么愿了，都被我搪塞过去。那天我把妈妈留在外面独自回屋了。我的愿望是能与当时喜欢的男生两情相悦，如果让妈妈知道我在祈祷恋爱，她肯定会笑话我。

我关上门。

插入钥匙，刚想转动，手又停住了。

下次再进家门时，妈妈和房间都会恢复原状吧，她会头也不回地对早上才回家的我说“已经早上了”吧。我还在期待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十月三日

山梨县甲州市内 咖啡厅

古桥由起子（旧姓三枝） 千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和千笑同一社团

“千笑她去哪儿了呢？担心，真让人担心。”她半噘着看不出涂过口红的干燥嘴唇说，话音刚落，IC 录音机的红色灯光就变暗了。

古桥由起子。现居山梨县，两年前结婚，育有一子，如今边带孩子边在附近超市打工。三十岁，和我同岁，马上就到三十一岁了。

我和由起子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同一所学校，小学时还是同班，但如今除了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聊天时几乎没有共同话题了。为打发时间，我往剩下的小半杯黑咖啡里加了块方糖，搅拌，两个小气泡从杯底冒出来，马上又消失了。

好像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听说高中时她们在班里和社团里都是最好的朋友，但对于我想寻找的她，由起子并不比我知道得更多。

由起子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她的帆布包放在座椅上，包里露出印着超市名的绿围裙。

她开口问：“难不成，你还要去见添田老师？”

“嗯。我联系过她，已经约好了。她当过你的班主任吧？”

“我和千笑同班时的班主任就是她。你帮我向她带个好吧，不过她也许已经不记得我了。”

桌上放着一张照片。

听由起子说，高中毕业这些年，她和千笑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我给她看的这张是千笑五年前的照片。话音一落，我们的视线便自然而然被照片中微笑的她所吸引了。

“对不起啊，没能帮上什么忙。”由起子很抱歉地说，“神宫司你专程来找我，我也没能……”

“没事儿。好久没见，我也挺想你的呢。”

“我也是。”由起子微微笑了。

我们一齐起身，我拿着插在桌角的小票去结账，隔着收银台，透过玻璃窗能看见一栋高层建筑。

“能看到花园塔楼呢。”

那是县内最高档的婚礼会场。除了婚礼，好像也承办公司会议等活动，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那儿就是办婚礼的。在这里度过的近五年时间里，我拿着红包去过那儿好多次。

听到我的话，由起子应了一声，抬起头说：“嗯，天气好时看得很清楚呢。窗户反射的光真刺眼。”

“我上个月刚去过，有朋友结婚。”

“哦，在那儿办吗？”

“嗯。是高中同学。”

我和她们从小学到初中都在同一所学校，之后就分道扬镳了，我去了甲府市高中，虽没出山梨县，但从这儿开车要四十分钟左右，由起子她们进了当地的公立高中。

我从儿时起就看着那座塔楼，但直到身边的朋友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开始办婚礼时，才有缘一睹它的芳容。由起子她们高中离那座塔楼很近，她问我：“有传言说那里闹鬼，你听说过吗？”

“闹鬼？”

“啊，多半是谣传，但在高中时期就传开了。你没听说过？”

“没听说。是什么传言？”

“据说那里出现过新娘的幽灵。”

我接过收据和零钱，向店员点了下头走出门。先我一步的由起子小心翼翼地说：“多谢招待啦。”我轻轻摇头说没关系。

她先说了句“情节倒是挺老套的”，接着又开口：“婚礼前一天不都要回娘家吗？就算是独自生活，或者已经和对方同居了，婚礼前一天晚上也要和父母家人住在一起，婚礼当天早上直接去会场，都是这样吧？”

“是这样吗？”

“应该是吧。”她笑了，“至少我结婚的时候是这样，之后就留下这么个印象了。婚礼当天早上行礼说：‘爸爸，妈妈。感谢您多年来的照顾。’再出家门，听说以前都这样。”

“好像确实是。”

“嗯……然后，唉，婚礼那天早上，新娘独自驾车驶向花园塔楼的途中，遭遇车祸死去了。后来就传言那个女生的幽灵出现在塔楼，虽然她人死了，灵魂却到达了婚礼会场，直到现在还在那儿等待自己的婚礼开始。”她又看着我问，“你没听说过吗？我还以为这传言很有名呢。”

“完全没听过，一次都没。我应邀去过那儿好多次，从没听人提起过。”

“真的啊？不会吧。初中以前确实没听说过，也许只有我们高中

的人知道。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高中的人都不在那儿办婚礼。我从小到大每天都能看见那座塔楼，好像一次都没进去过呢。”

“这样啊。”

“神宫司你呢，在哪儿办的婚礼？”由起子的视线突然聚焦在我脸上。对视之后，我马上想起了戴在自己左手上的戒指。

“东京。因为对方的家在那边。”

“哦。这样啊，我之前什么消息都没听到。你老家在这附近吧。那你现在住在东京？”

“嗯。”

“啊，刚才不该一直都叫你神宫司，姓氏已经改了吧？”

“嗯。现在姓梁川。但工作时一直都用旧姓，不用介意。”

新姓氏不是常用汉字，解释起来很麻烦。我暗中担心，但由起子并没有追问，只是自言自语嘀咕：“真好啊，不愧是……神宫司你一直那么聪明，哥哥也那么优秀，我还以为自己猜错了呢。”

“是吗？没有啦。”

哥哥“优秀”和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呢。由起子也许是无意中说的，但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从小认识的朋友这么说了。

“由起子你在哪儿办的婚礼？”

“我啊。”

由起子说了一家位于清里[①]的酒店。清里位于两县交界处，是有名的避暑圣地。酒店名字也常在女性杂志的专栏中出现，据说市中心的情侣们都被“度假婚礼”这个词吸引，特地把婚礼会场选在那里。

“全县都转遍了，还是觉得那儿最有品位。花园塔楼其实挺一般

①日本地名，属山梨县北杜市，位于山梨县西北部与长野县交界处的八岳山南麓，海拔一千三百米。

的，我还以为年轻人不会选那儿呢，看来也有人在那儿办。”

“那家度假酒店很贵吧？我也在杂志上见过，觉得确实不错，但听朋友说价格太高了。”

“我们家没倒贴，但我老公家好像亏了一些，背后没少拿出来说事儿。”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她指的是父母的花费。我的婚礼没用父母掏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钱。

两人心不在焉地望着塔楼。玻璃窗反射的阳光令人炫目。

“要是小千联系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声？”我开口。

“好。”由起子耸了耸肩，“我觉得她不会联系我，事发之前我们就好久没见面了。关于她的近况，神宫司——梁川你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哪。就算她想联系别人，比起我，她联系你的可能性更大。你们住得近，两家母亲的关系也很好吧。”

“那也拜托你了。”

“知道了。”

我们回到各自的车旁，就要分开时，由起子突然看着我说：“我能问件事吗？刚才你给我看的照片，小千的那张。”

“嗯。”

那是我相册里唯一一张她的正面特写。我听说报纸上用的是她简历上的证件照。照片里的千笑面部紧张，姿势僵硬，女性毫不设防的表情展露无遗，我实在不愿让别人以为那是她最近的样子。

“虽然照片上只有小千，但她旁边应该还有其他人吧？”

我顿住。由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接着说：“因为照片看起来像是被剪过。”

“是有。照片上还有一个男人。”

“我可能见过那个人呢。高中毕业后，手工社团组织聚会时小千带他来过。”

我听到她怯生生的声音，觉得自己很失败，我应该更早引出这句话的。由起子在告别之前肯定一直在寻找说出这句话的机会。

也许不该把照片剪开。这个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马上又被打消了，我问道：“那时你还常和小千见面吗？”

“嗯。别人组织聚会时会偶尔聚一下，那次她突然把男友带来，吓了我们一跳。她说要和那人结婚。”这么说，至少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由起子接着说：“听说后来他们分手了，之后就真的再没联系了。”

“当时手工社团的成员们都祝福她了吗？”

“当然了。听说分手的消息我们都很吃惊，看起来关系那么好，怎么就不在一起了呢。说实话，当时我很自卑。”由起子自嘲般苦笑着告诉我，“那时我还没遇到现在的老公，对将来也毫无打算。想到小千也要结婚，摆脱单身了，我真的挺为自己着急。很多人都在那段时间找到了男友或结婚，小千的男友长得又帅，我为她高兴的同时也觉得自己落后了。”

和城里相比，乡下女人结婚的年龄要早得多。

由起子垂下眼，我看到她短短的睫毛。

基本上看不出化妆，这不单是因为婚后生活安定，她好像以前就很低调，由此也不难推断出她们那个社团其他人的服饰颜色和风格偏好。

我和由起子说好，请她征得其他社团成员的同意，告诉我她们的联系方式。大家都结婚了，如今几乎不组织全员的聚会了。

这次我才真正和由起子告别，坐进了车里。

我转动钥匙，启动引擎，双手搭在方向盘上时，再次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塔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这是座让憧憬都市杂志上度假婚礼的新娘们敬而远之、毫无特色、外表一般的塔楼。在我脑中，闹鬼传闻里那一心惦念这里的新娘却是她——望月千笑。我想起由起子的话：她死去了，但灵魂却到达了婚礼会场，直到现在，她还在那儿等待自己的婚礼开始。

想象中，一辆被烧得支离破碎的小轿车在路上疾驰——是她消失时，停在深夜停车场那辆奶油色小轿车。车内后视镜上，能带来幸运的捕梦网[①] 吊坠还在摇晃。

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火从婚纱下摆向全身蔓延，噼啪的火焰声被引擎声盖过，她听不到。如今她是否已听到了那声音呢？车是否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呢？

“瑞穗，听说你给杂志社写稿，是真的吗？真厉害。我听阿姨说的，真没想到。”

望月千笑是个总爱坐在角落的女生。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我从东京的大学毕业回到老家，和她久别重逢时，她仍是这个习惯。

她是我自幼的玩伴，和我同届，我们两家也住得最近。

聚餐吃饭，如果碰巧只剩中间的座位，她就会为难地慌忙后退，或是装着收邮件[②] 似的摆弄手机，或装着摆鞋子，总是想溜走。对初次见面的人，尤其是外貌出众的人，无论男女，她好像都很发怵。就算碰到了外表朴实，和自己风格相近的人，也要等那些高调张扬的人离座时才敢搭话，她就是这样的女生。

①北美奥吉布瓦人的一种手工艺品，有祈求平安并带来好运之意义，并可驱除噩梦，让人美梦入睡。

②在日本，使用手机收发邮件很普遍，类似于中国的短信，但有单独的邮箱地址，与手机号无关。

她是个认真的女生。

她背着外国名牌包，明明没酒量还故意逞强，爱听“真能玩儿啊”“真够傻的啊”这种褒贬参半的话。被人夸奖“很认真”时却生气地反驳“才没有呢”——她的认真绝对名副其实。

“也谈不上厉害，说是写稿其实都是登在杂志的黑白页上那种没人看的东西，没什么大不了。”

“才不是呢，真厉害啊。怎么找到这种好工作的啊！是不是在东京时碰到了什么好机会？”

“我上学时就在杂志编辑部打工，不时把稿子拿给他们看，后来就被采用了。”

她从没离开过家，高中毕业就进了当地的大学，之后在县内找工作。她所说的“真厉害”有字面上的感叹，但更像是在说一种她放弃的“另类的东西”。不止是她，老家其他朋友说话时也给我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羡慕，而是放弃，是不关心。她们的梦想和欲望很简单，并非来自于职业和环境造就的“外面的世界”，只是要在“这里”变得“幸福”。

在这些一起玩儿的朋友里，几乎没有在公司工作的正式员工。

她们大多是一两年的合同工，其中也有人会因为工资、制度或人际关系的原因换工作，但大多数人只要不被辞退就会一直续约，似乎都希望一直待在同一家公司。

虽然没露骨地谈论过工资，但她们的月薪好像都是税后十万日元多点。我在东京的朋友，单身的基本上都是独自生活，但在老家，“啃老”是单身生活不可避免的前提。在她们的人生规划中，少了婚姻就无法前进，只有结婚才能实现“自立”。

有人喜欢参加联谊，善于和陌生人搭讪，但我觉得不擅长的人

应该更多。我也不太喜欢这种场合，但上学时的朋友大都留在了东京，联谊对我而言，既是在老家的交流方式，也是隐蔽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不得已回到老家时，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千笑打来的。

她问："现在有男朋友了么？有个聚餐，你也过来吧。"

上小学时，我们上学和放学都在同一个小组，虽然不同班，但休息和放学时常在一起玩儿，关系很好。上了初中，班级和社团都不一样，朋友圈也有了变化，于是彼此渐渐疏远了。后来，我们考入了不同的高中，就几乎没什么话可说了。

在我的记忆里，千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个与男女之情完全不沾边儿的女生。在我们中学，原本也只有风云人物才有谈恋爱的资格。千笑是那种在一旁远远看着的类型。也许她也有心仪的男生，但无法想象她会主动出击。

想到那样的她也到了对恋爱和联谊感兴趣的年龄，我感慨颇深。当我离开山梨县在外求学时，另一个地点的时间也在以同样的速度流逝。

"谢谢你过来，瑞穗你能过来，我真的很开心。"我第一次去的那天，千笑如此说道。

几年没见，她没怎么变。她学会了化妆，确实变漂亮了，但妆容遮不住她的素颜，正因为我知道她本来的容貌，反而觉得人工描画的眉形和眼影颜色太浓艳了，不自然。

不只千笑，那时来自女性朋友的邀请大多是"聚餐"，以新年会、忘年会[①]为名，事先安排了和女生人数相等的陌生男人坐等在那儿。

①忘年会是日本组织或机构在每年年底举行的传统习俗，聚会中大家回顾过去一年的成绩、准备迎接新年的挑战。

组织聚会的女生笑着说：“就当是庆祝新年，虽然也有男生，但我们聊我们自己的就好啦。”

对约会和男人都不饥渴，是那些男人自己想来的，努力维持这种姿态的人不止一两个。我当时都顺着她们说，觉得那样才叫会说话，才够朋友，想来自己那时也很虚伪。

我当时肯定也在期待着什么。第一场聚会结束，本可从话不投机的男人们那儿解放出来，但这种期待又让我接受了去第二家店的邀请。我怕自己不在时会错过什么，会被这种担心牵着走，说明我们还是太年轻。我、千笑和其他人，那时才刚满二十三岁。

我并不享受聚会的气氛，千笑似乎比我更甚。但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她还是一直留在那儿，坐在角落。或许是心中后悔没加入女生们的聊天圈子，也没和对面男生说上话，她肯定不想放弃。

没有“外面”的她们真的很悲哀，我同情她们，同时也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

我没法在“这里”变得幸福。我要回东京，留下价值观不同，没有那种想法的她们。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混入其中的异类，间谍，叛徒。虽说近朱者赤，但我相信如果太黑太硬就不会溶解，只会维持原状。

住在山梨县时，我写了很多文章：《聚会中受欢迎的女生，不受欢迎的女生》《从他的行为看透他的真实想法 》《他是真心还是假意》《立志成为有品位的聚会女王！》《实地采访有意男生：希望再见面》，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参考了我和她们的行为和对话。写这种可有可无也成不了书的杂志稿，感觉就像文化快餐。

但我从没把千笑当作具体的例子。

与她相比，能挖掘到素材的大有人在。倘若没心计，容貌又不出众的女性，在联谊上很难一举博得陌生男人的好感。

我唯一清楚记得的是，她每次都最后一个起身，确认大家是否落了东西。为了找下半场的地点，组织者们都会先走，我也常紧随其后。那天偶然迟了一步，发现千笑正低着头仔细查看座位下面。那是日式座位，尽管没人看到，她还是弓着腰，蹲着挨个儿确认，都确认完了才像其他人那样起身出门，慢慢地套上长筒靴。有人招呼："小千你快点儿！"她也只怯生生地笑着说："对不起。"

后来我有意关注，发现这是她每次聚会必做的功课。就算桌子上只剩个烟盒，她也要拿起来看看是不是空的。我很佩服她的细心和善良，和她搭话说："你真了不起。"千笑发觉自己被人看到，害羞地笑着说："之前在居酒屋打过工，才有了这个职业病。"

我很想把这份细心写成文章，但这种不为人知的小小善举，旁人就算看到也不一定能产生共鸣，无法写成文章，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就忘记了。

那之后我全然未曾想起过这件事。直到今年四月，有人在望月千笑自家发现她母亲望月千草因腹部中刀身亡，直到妈妈从老家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直到我看到千笑的名字被报道出来。

十月四日

甲府市内 家庭餐厅

北原果步 老家的玩伴

在餐厅的停车场停车时，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我已经到啦。"下车一看，北原果步笑盈盈地站在车前，她的车没换，还是之前一起玩儿时开的那辆二手车。

在千笑最初邀请我去的联谊会上，我认识了果步，她身材娇小，

长了一张娃娃脸，手臂和腿都像少女般纤细。

带她去联谊会时，如果有男干事问“这次来的是什么样的女孩子”，一句“涩谷系美少女”就是最贴切的回答。她总是最有人气的女孩儿。

“好久不见啊，果步。”

“可不是吗，好久不见。你突然说要回来，吓了我一跳，把老公丢家里不管能行吗？”

“能行能行，偶尔一次没关系。”

“哎哎，瑞穗你换车啦？”

“啊，借我妈妈的开一下。我的车在离开家时就卖啦。”

我们边聊边往远处挪步，背对着车，直到牌照上的“わ[①]”字看不清为止。

“这样啊。瑞穗你以前开的那辆车我也想买呢。红色的，又帅气，一共也没跑多少公里吧？真可惜。”

“啊，你真想要吗？要是提前跟我说一声就好了。”

果步向来都很温和，如今也是说说笑笑，避免触及关键字眼，我虽然喜欢她这点，却也有些为难。她在等我说明来意。

“最近工作怎么样？我时常翻翻杂志，看上面有没有登你的文章呢。你还是那么厉害，一点儿没变。”

“才没有呢。我不想一直写短篇，想认真找一些自己真正关注的题材，做些能出书的工作。”

“现在在关注什么题材？”

我的目光正好停留在停车场里的一辆家用轿车上。年轻的妈妈

①日本牌照是“わ”打头的都是租来的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